

書

禮書卷第六十八

壇

壇

不遷之廟

王者立四廟

廟位

廟飾

壇

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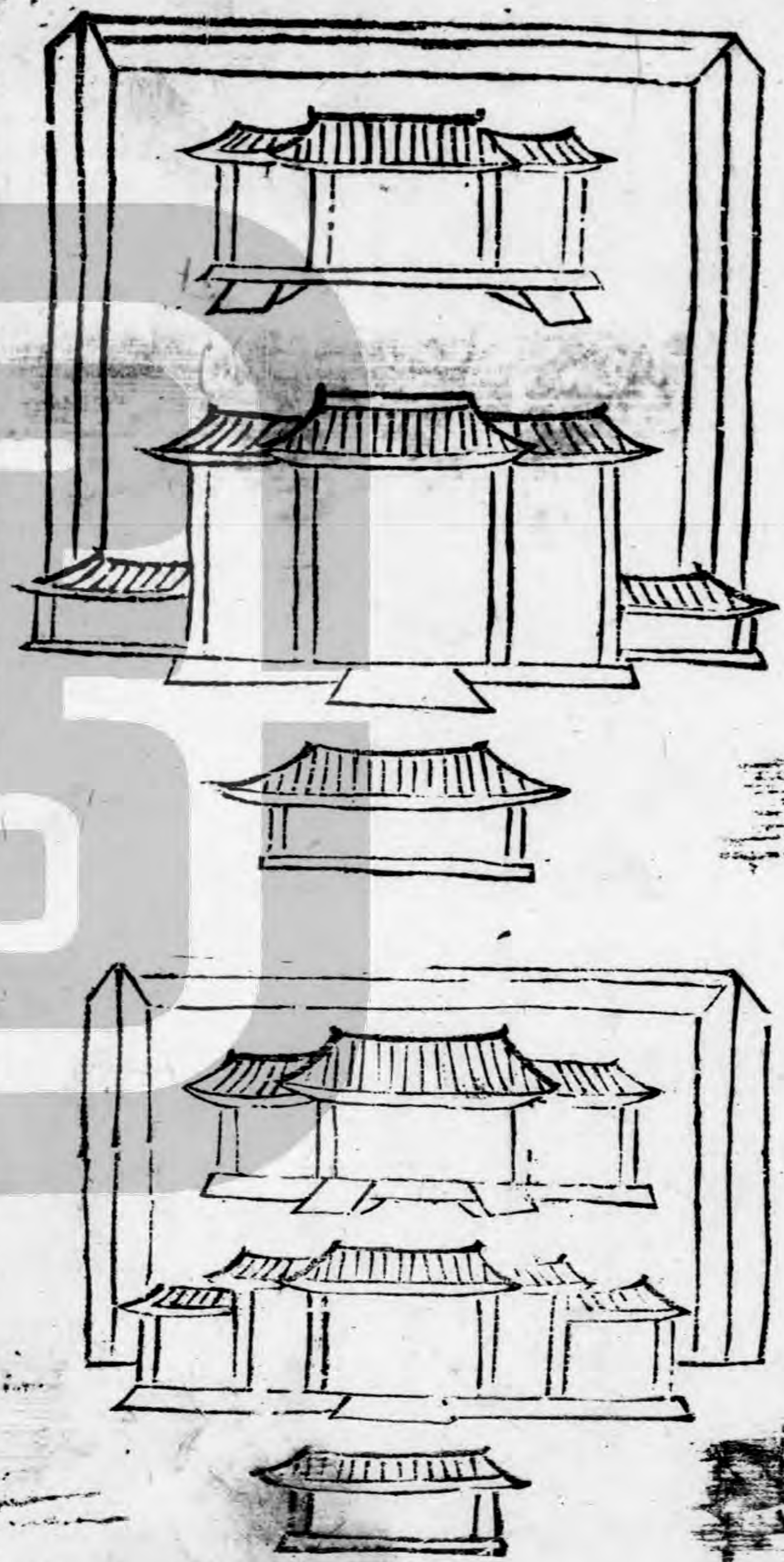
祭法言王立七廟一壇一墀去桃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曰鬼諸侯五廟一壇一墀去祖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



為鬼通士二廟一壇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鄭氏曰天子諸侯為壇墀祈禱謂後遷在桃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桃鬼亦在桃顧遠之於無事禘乃祭之爾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禘大夫有祖考亦鬼其百世不禘禘無主爾凡鬼者薦而不祭國語曰壇場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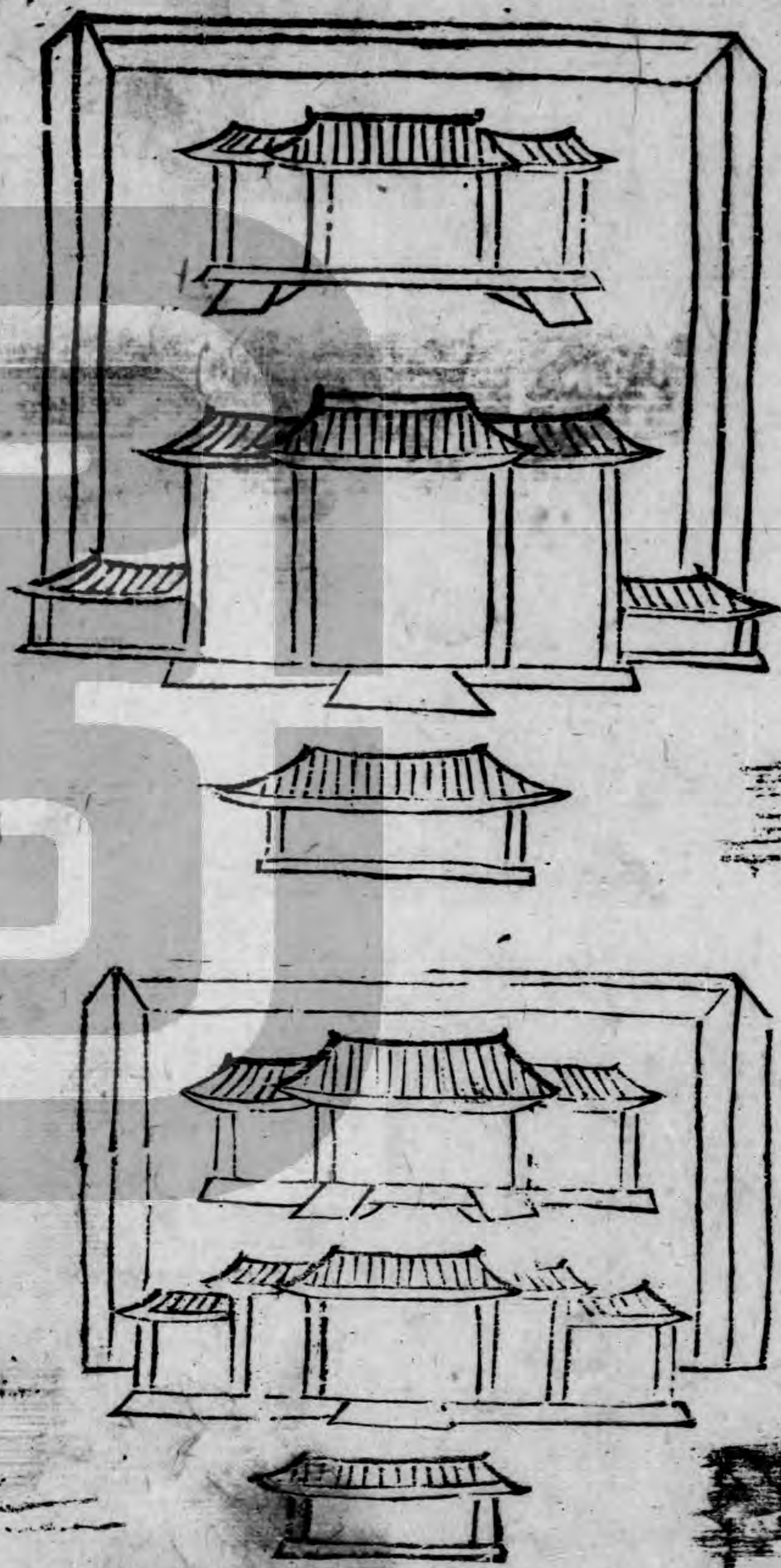
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其言壇墀等威之辨理或有之蓋先王之於祖有仁以盡其愛有義以斷其恩近則月祭遠則享嘗在桃無寢去桃無廟此以義處仁也去桃為壇去壇為墀壇墀之設為其無廟而不忍忘焉此以仁行義也蓋禱祈則出其主於壇墀而祭之既事則復其主於廟而藏之惟禘禘與載之出疆然後在祭告之列其他不預也大夫

士之無禘祫禮之節然爾鄭氏謂大夫士無木主誤也其言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之鬼薦於太祖壇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據不遷之廟



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相僖乎以為相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恠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德宗功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

士之無禘祫禮之節然爾鄭氏謂大夫士無木主誤也其言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之鬼薦於太祖壇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據不遷之廟



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相僖乎以為相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恠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德宗功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

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
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
曰遠廟為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
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為祧所謂先君之
祧是也鄭氏以祧為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
文武為下毀之祧何耶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
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
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
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
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鞏之戰
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
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史得
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王者立四廟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何也平玄扈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不為立廟親盡也然則玄扈以禘為祭天固不足信以立四廟為始受命而王者於理或然蓋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世故立四廟止於高祖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庶子王亦如之者禮為人後者為父母期公子為後為其母孫祭於孫否蓋為人後者雖受重於所後而不廢父母期公子為後雖受重於父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為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可輒廢祖考之祭乎於是自立四廟以視始受命而王者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昔漢宣帝以從

孫繼昭帝患昭穆之體一也於是立悼皇考廟以當
一代之穆而王舜中劉歆以為孝宣以兄孫繼統為
孝昭後考廟固不當立累世奉之是兩統二父也然
宣帝以悼皇考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
庶子王之所當立者謂不當立誤矣

廟位

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
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
左社稷陰也故居右何休曰質家右宗廟上親親
文家右社稷上尊尊無據陰故社稷
皆北嚮陽故宗廟皆南嚮君祭社南嚮於北墻下而
薄社亦北墻則社稷北嚮可知廟所以象王之朝而
朝必南面則廟皆南嚮可知聘禮賓入大門內公揖
入每門每曲及祖廟司儀諸公相為賓及將

幣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然後及廟賈公彥曰夫
門東行至廟考之於禮諸侯之廟在闕
門內先儒皆謂在大門內其間有每門者諸
侯五廟祖廟位居中東二昭廟西二穆廟各有門門
之兩旁有墻墻之中夾通門則祖廟以西閣門者三
東行而登三門及至祖廟則廟皆南嚮矣廟皆南嚮
而昭南面穆北面者禘祫之位也晉孫毓曰宗廟之
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為門垣太祖在北左昭
右穆次而南蓋其所傳聞者異也

禮書卷第六十九

大寢小寢

廟飾

寢廟薦新

庶人祭於寢

昭穆

大寢小寢

詩曰弈弈寢廟又曰寢廟奕奕周禮隸僕掌五寢之掃

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大喪復于小寢大寢鄭氏曰五寢五

子七廟唯祫之寢詩曰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小寢高祖以下庶之寢始祖曰大寢爾雅曰室有東西廂

曰廟無東西廂曰寢左傳曰氏有寢廟又曰子大叔之

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月令曰乃脩闔扇寢廟畢備

詩曰寢廟奕奕鄭氏釋周禮謂寢廟繹繹相連貌也

蓋古詩之文或作繹繹又春秋之時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此古者前廟后寢之遺象也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自此魏立二廟文武之高祖廟土曹相高皇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皇帝特一廟晉宋齊隋及唐皆一廟異飾非古制也

廟飾

明堂位曰山節藻稅復廟重檐刮椽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山節刻構盧為山也藻稅屋也重檐重承壁也出剝也

春秋書丹謂聖宮楹刻謂聖宮楠穀

梁謂天子諸侯黝聖大夫蒼士黹丹楹非禮也天子

之楠斲之龍韞之加密石焉晉語書大傳皆曰天子室斲其椽而加密石焉諸侯之

楠斲之龍韞之大夫斲之士斲本斲之蓋椽之也傳曰大夫連椽士首本刻

楠非正也天子之楹刮之而飾以黝聖天子之楠龍

之加密石而無飾黝黑飾也聖白飾也爾雅地謂之

黝牆謂之聖穀梁之言黝聖則楹而已范甯以黝聖

為黑飾誤也子貢觀魯廟之北堂問於孔子彼皆斲

耶匠過之耶孔子曰非無良材也蓋在貴以也魯廟

如此則天子之廟可知矣後世禮廢趙文子之室斲

而龍韞之僭於諸侯臧文仲管夷吾山節藻稅又僭於

天子

寢廟薦新上

檀弓曰有薦新如朔奠重新物為之初奠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上薦牲用特豚大夫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郊

變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

薦寢廟鮮當為獻也獻羔謂祭司宗也季春天子始乘舟

曰四之日其蚤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郊

薦鮓于寢廟進時孟夏天子乃以黍嘗麥先薦寢廟之

新氣七盛以氣食之仲夏天子乃以雞嘗黍羞以合桃先薦

寢廟合桃櫻孟秋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天子必親牲視瀛明

索少儀未嘗不食新嘗謂薦新物周禮敷人春獻王饋之大者

詩七月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乃饋羔開冰先

禮士喪禮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有薦新如朔奠

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既夕禮朔月若薦新

不饋于下室以其殺奠漢惠帝時叔孫通者曰古者有春

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遂獻宗廟諸菓之獻出此與魏

初葛堂隆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

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

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官也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

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

禮也後魏詔曰有邑之君必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

月漢舊儀嘗韭之屬皆於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

為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隋唐因仍其失

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草形五禮精義所說但設

神座後漢詔書亦以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

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天折生長自今當奉祠陵寢皆

須時乃上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

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

務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

一人奉薦太廟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

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於陟則月令所謂寢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事之祀有典祀掌廟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黜役于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鄭氏曰廟祭此廟也隸僕祭祀脩寢祭義孝子將祭官室既脩墻屋既設百物既備然後夫婦齊戒又曰孝子將祭以脩官室以治百事祭祀脩寢則薦新蓋亦脩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

寢廟薦新下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廟也大寢始祖之寢也復於廟則小廟而已於寢則及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

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略也侯及隋唐薦新不出神主卑形鄭氏釋王制謂大夫士祭以春日時然祭以致禮有常月薦以仲月祭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烝之畋皆在仲月是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於孟月或於仲季唯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魏高堂隆謂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其仲月季月薦新之祭也豈非感於鄭氏之說然耶漢舊儀嘗韭之屬

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為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唐礼使太常卿一人奉薦新物有司行事然薦非盛禮一之於廟失之太瀆有司行事失之太輕既夕禮朔月薦新不饋于下室禮弓亦曰薦新如朔奠古人之重薦新如此則所薦可知庶人祭於寢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寢適也又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

薦黍冬薦稻韭以知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曾子問曰無祿者稷食祭法曰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庶士付史之屬凡鬼薦而不祭楚語曰庶人有魚炙之薦薦豆脯醢則上

下共之以多少為差也不羞珍異不陳庶後又曰庶人食菜祀以

魚又曰士庶人舍時

庶人之死曰鬼寢而不廟薦而不祭故春薦韭夏薦

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取其與新物相宜而已國語曰庶人有魚炙之薦而不及豚鴈者舉其所易者言之也然言庶人舍時則与王制異矣古之貴者有正寢有燕寢正寢在外燕寢在內然則庶人祭於寢蓋亦在外之適寢故聘礼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氏曰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寢所以館士則在外可知

昭穆

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小史大祭祀以書敘昭穆之俎蓋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此之謂長幼有序又曰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
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而群
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仲尼燕居
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
昭穆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
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
人道竭矣喪服小記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
而祔必以昭穆雜記曰士不祔大夫祔大夫之昆弟
無昆弟則從其昭穆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
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
亦從其昭穆之妾士虞禮記曰明日以其班祔春秋書
天事于天廟躋僖公穀梁曰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

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
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國語曰夏父弗忌為
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
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
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疎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
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
恐其踰也弗聽遂躋之左傳宮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
之昭號仲號叔王季之穆富辰曰管蔡邲霍文之昭也
邠晉應韓武之穆也曹侯曰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
唐叔武之穆也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
後者從祖祔食劉歆曰孫君王父之處正昭穆則與祖
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

穆穆順也社佑曰太祖於室中之奧西壁下東面太祖
之子南面為昭次之昭之子北面相對為穆張純曰元
始中禘禮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面父子不並坐
父以明察下故曰昭昭如字晉諱昭字音昭子以勸事上故曰穆
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言大王
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
不可易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
昭穆為左右北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
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
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
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陸穆與
穆陸此合

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貶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
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
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穆則毀昭廟始
死者穆耶則毀穆廟昭與昭為列而無嫌乎子加於
父穆與穆為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伯之賜爵也子
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無嫌乎尊者
後猶之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面
而事之則昭穆之不可易不足恠也先儒謂周藏先
公木主於后稷之廟先王木主穆在文王廟昭在武
王廟於理或然

禮書卷第六十九終

禮書卷第七十二

虞主

吉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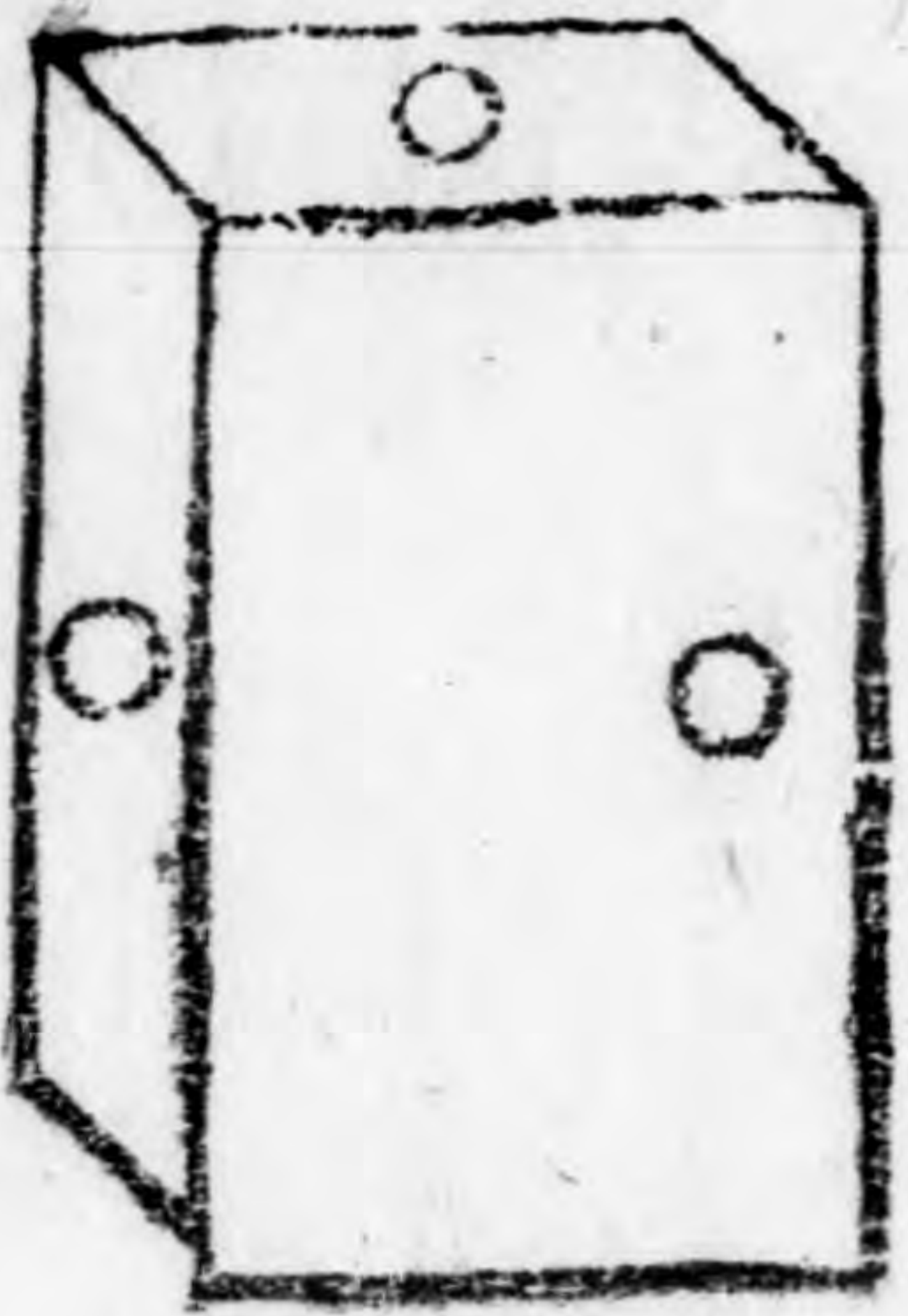
師行載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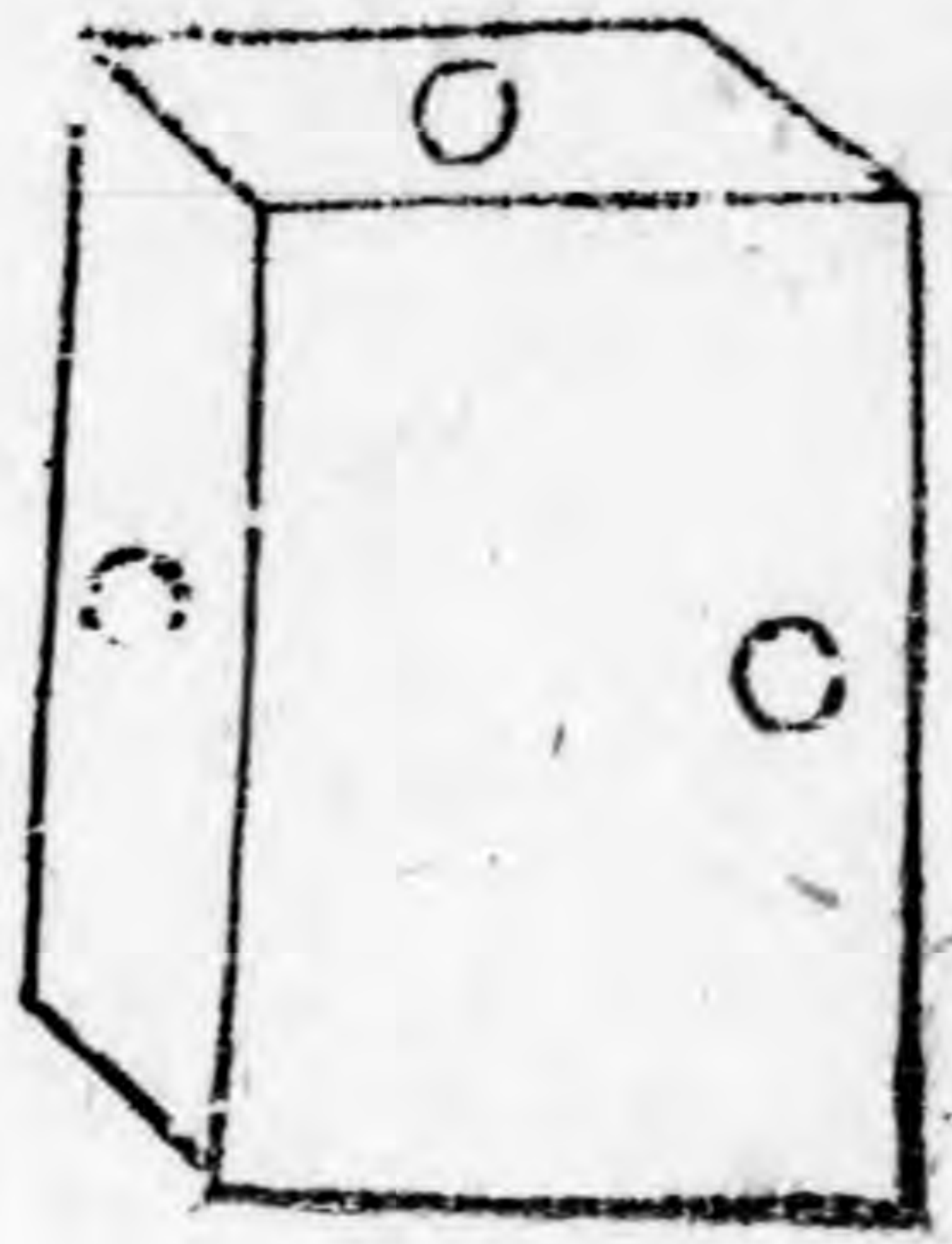
祐

圍

站

虞主





周禮守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

鄭氏曰廟謂太祖之廟及三穆遷主所藏曰桃先公

禮記曰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

司巫祭祀則共匱主

杜子春曰匱器名主謂木主也主先王先公

禮記曰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

禮記曲禮曰皆之

謂木主也主先王先公

廟立之主曰帝曾子問曰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昔者齊桓公亟

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

始也又曰當七廟王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崩薨與君去

其曰與禘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崩薨則

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久

其廟

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

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

主以從禮也

鬼神依人者也

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

必蹕檀弓曰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郊特

牲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枋坊記曰祭祀之有尸也

宗廟之有主也示民之有事也春秋書作僖公主左傳

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公

羊曰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

何休曰王狀正方穿中央透四方天子長尺二十諸侯長

尺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靈

練主用栗

何休曰練埋虞

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商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栢猶迫也

栗猶戰慄謹敬貌主虞記曰桑主不文書主曰別而諱之蓋為禘禘禘禘禘禘也

栗者藏主也

葬于廟室中

作僖公主譏不時也穀梁曰立

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

有時日有練焉壞廟

正義曰廢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三寸左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四壁楹中六尺六尺一十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范甯皆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建四方是也衛氏異也白虎通云藏之而壁其說與衛氏同

春秋書躋僖公穀梁曰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左傳曰典司宗祏又曰孔

懼反祏於西圃

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正義曰宗祏者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

室祏字從示神也

鄭氏注士虞禮曰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禘主反其

廟練而後遷廟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

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許慎五經異義曰大夫士

無主大夫結帛依神士結茅為蔽大戴禮五經異義公

羊詒主藏太廟室西壁以備火災魏高堂隆曰正廟之主

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

漢儀藏主於室中西墻壁楹中去地六尺一寸當初則

設坐於楹下韋玄成等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

上廟主宜瘞園孝惠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脩奏

可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地

中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

寸上林給栗木晉志元帝神位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

者十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

以準遠廟漢元帝時親盡之廟主瘞於園晉尚書符瓘

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神主應共

處七室坎中當別處陰室依禮處上太常賀循上曰按

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宜同東晉元帝江左建廟主明

帝之代有坎室者十也恭帝時廟坎室十八唐會要正

觀二十二年許敬宗奏言皇祖洪農府君廟應迭毀按

舊儀漢丞相韋玄成以為毀主瘞埋但萬國尊饗有所

從來一日瘞藏事不允樞學博士范宣意欲別立廟宇

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才之瘞埋頗叶情理然事無與
故亦未合儀又議者言毀主藏於天府按天府祥瑞所
藏本非斯意今準量去桃之外猶有壇墀祈禱所及竊
謂合宜今時廟制與古不同共堂別室西方為首若在
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祈享方諸舊議情
實可安洪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
叅議遷奉神主於夾室本情篤教在理為宏從之開元
禮義鑑曰藏主合在何處按五經異義云藏主於廟西
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四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
幽陰也又曰藏主何故於室中江都集禮云太祖室北
壁中堂上無藏主處故於室中也唐志禮部奏准貞觀
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
室第二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尖以睿宗室帝桃遷

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準江都集禮古者遷
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為
上置睿宗皇帝主右室制從之

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於虞吉主
於練特左氏曰凡君祔而作主曲禮曰措之廟立之
主曰帝然人子之於親不忍一日使無依焉故始死
依以重既葬依以主重埋則桑主作桑主埋則栗主
立豈有既虞卒哭不存其象俟祔而后為之乎然則
左氏曲禮之說蓋曰作主將以祔廟非祔而后作之
也先儒謂既祔主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
記曰喪禮每加以遠荀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喪而
既祖柩不可反孰為將祔而既餞主可反乎重主道
也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大夫士有尸孔悝大夫也

去國載柩孰謂大夫士無主乎

徐貌主澤之徒皆曰大夫士有主特邦康成許慎謂大夫士無

主主之制不見於經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

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桑主不文士皆刻而

謚之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

父也左主母也漢舊儀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帝主長

九寸其制雖不可考然正廟之主各藏其室西壁之

中廟遷之主藏於大室北壁之中去地六尺一寸大

戴禮五經異義江都集禮傳述皆然蓋有所授之也

自東漢迄隋唐宗廟之制與古不同而遷主所藏或

在西儲或在西夾室其正廟之主雖各藏廟室西壁

之中而帝后別為石塋非禮意也按少牢饋食藏歲

事于皇祖必以某妃配某氏故同几共牢一尸而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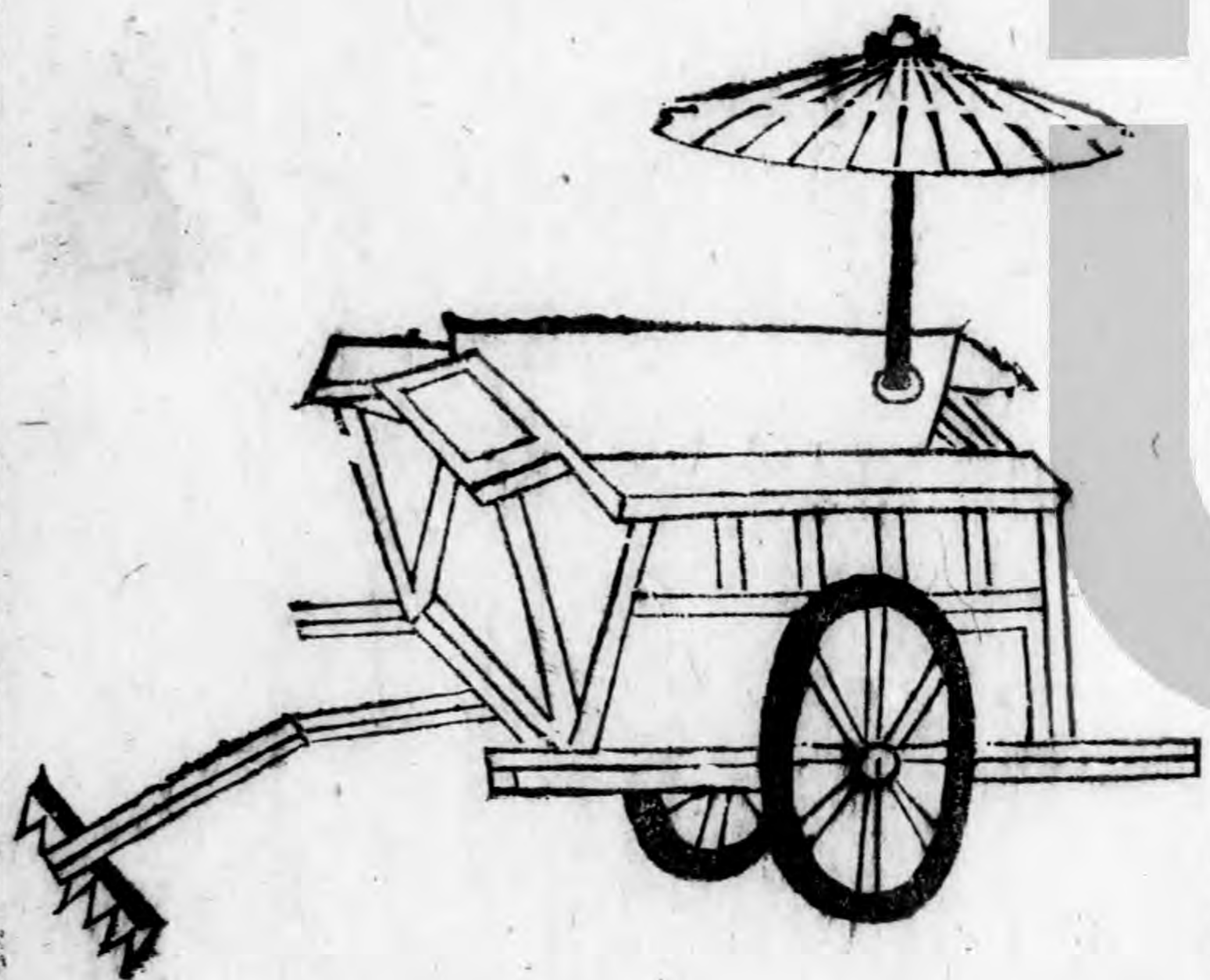
豆不兩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賀循亦謂后配尊於

帝神主所居宜同故唐晉明帝時廟有塋室者下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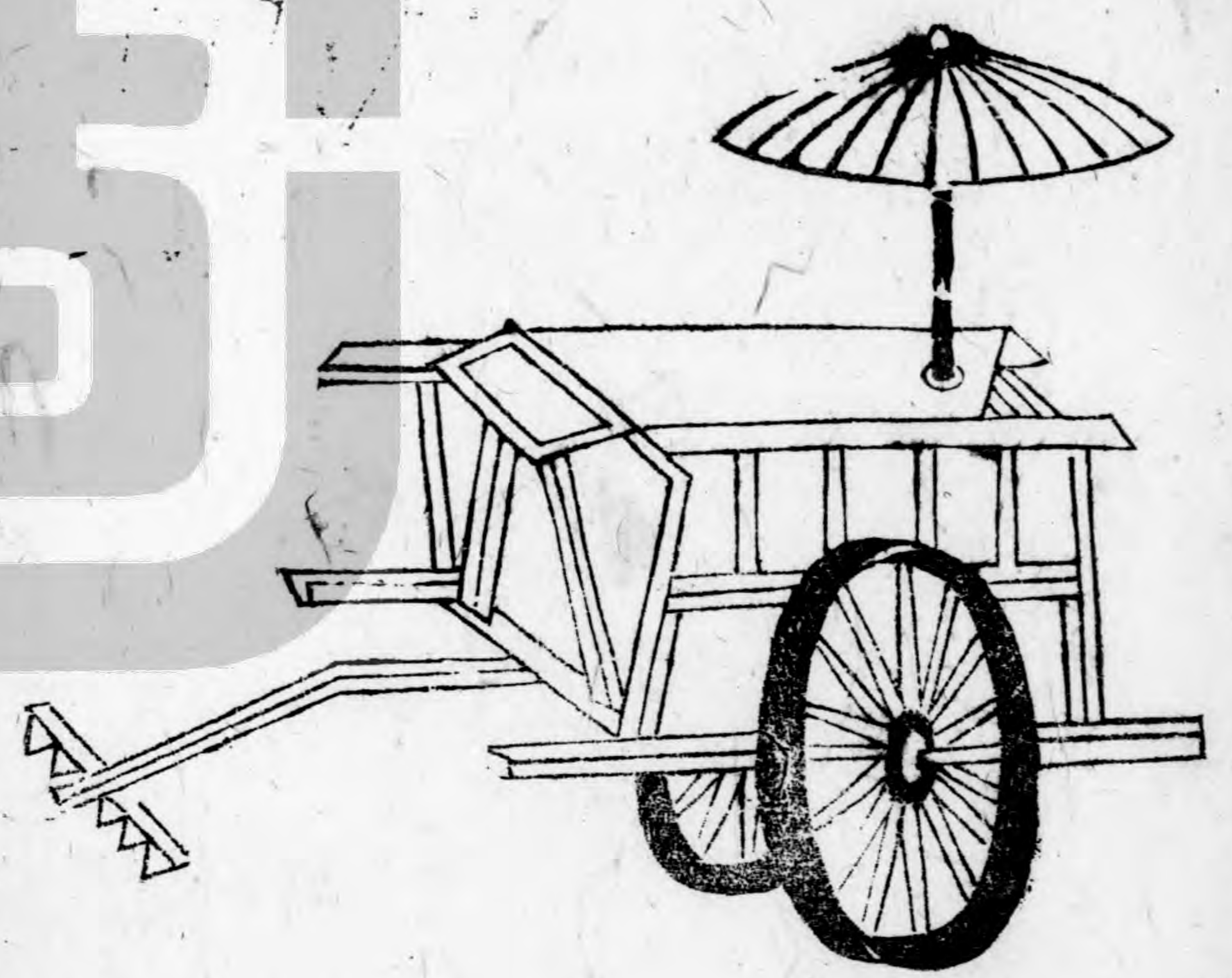
帝后共一石室至恭帝時廟為塋室一十八而帝后

異室此議者所以譏之也

師行載主



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大祝大師設軍
 禁司馬若帥則執事泚鬯主及軍器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肆師用
 牲于社宗則為位社軍社宗遷主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大司馬曰
若師不功則獻而奉主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衛祝
 鮑曰君以軍行被社鬯鼓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鄉
 行旅從祝不出境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王
 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金言
 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又問曰
 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
 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
 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
 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又曰主出入廟必蹕又曰齊桓
 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詩傳曰三升



舟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孔穎達曰社殺戮與軍將同故名社主為將宗廟則

遷主也亞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

公禰公林行也然則師行載遷主則未遷之主不行矣遷

主載于齊車則社主亦齊車矣孔穎達曰遷社主載於齊車遷主亦載于齊車用命

賞于祖則遷主之車在左所以象左宗廟也不用命

戮于社則社主之車在右所以象右社稷也師載

遷主而武王伐紂載文王之木主者所以成文王之

志而已不可以常禮議之也書傳曰將舟亞宗廟亞

蓋舉宗廟以見社耳先儒以將舟為社主恐不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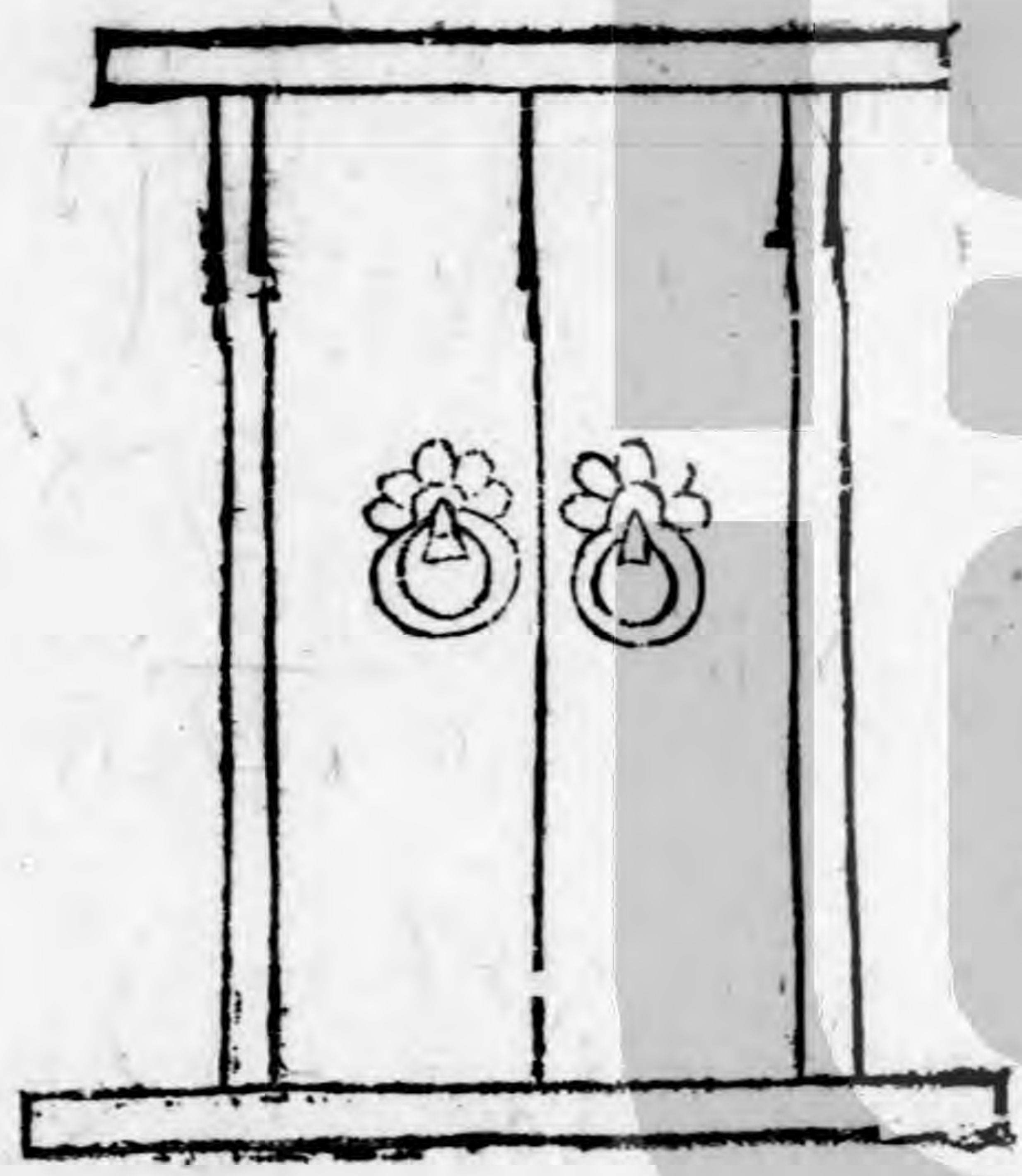
社主示也石土類也先禘謂社主石為之蓋有所授

之也王制曰天子將出宜于社造于禰肆師用牲于

社宗皆先社而後祖蓋君之出也先拔社后鬯祖其

行也前社而后祖其止也右社而左祖禘禘禰也文

王世子謂之公禰石示之也



禘

左傳曰典司宗祏又曰孔悝反祏於西圃杜預曰宗

祏宗廟中藏主石室孔穎達曰宗祏者於廟之北壁

內為石室以藏木主也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

室祏字從示神之也

匱

司巫祭祀共匱主說文曰宗廟盛主器也賈公彥曰以匱器盛主至祭所太祝取主匱器退摯虞曰藏主有石函函中筭以盛主然則匱筭類也



站



站者以土為之其別有二記曰及站出尊記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站此一爵之站也記曰崇北原主此奠玉之站也記又曰土於站一此度食之站也二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手而站南大射將射工遷於下東站之東南七設札牀第裏衾饌手西站南既夕禮設於下東堂下南順齊手站此堂隅之站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站出於尊南故曰出尊鄉飲西是鄉大夫禮尊於房戶間燕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有站又於其北為之崇站以安玉焉管仲有反站故孔二說之故曰康圭度食之站在房堂隅之站在北陳爾雅曰境謂之站郭璞曰站端也北堂之隅之站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于站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

玉而不康之於地蓋亦兩君相見之禮也鄭康成改
康為亢非也

禮書卷第七十終

禮書卷第七十一

禘禘上

禘禘下

禘禮

康

正

昭

昭

昭

昭
之
廟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南

裕禮

昭

昭

王

昭

昭
之
王

無

無

能

能

能

南

王
之
能

士上虞禮曰哀薦裕事

始虞謂之裕事者喪服都邑之士則

士上虞禮曰哀薦裕事

守備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

始祖之所出始祖之所自出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非

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

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肆禮也禴也

喪畢而裕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介後五年而再躬祭一禘一禴正義云

若信公三十三年歲至文二年秋八月大率于大廟雖少四月德皇三年歲禘

祭此三年喪畢裕於太祖也明年春禘於群廟者案信公八年及宣八年皆有禘

宣公二年既有裕是明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裕是三年裕更加

年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故信公宣公八年皆有禘五年之中一禘一禴

所昨也

郊司農曰追享朝享請禘裕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郭氏曰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禘朝享請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聖

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大司樂凡樂園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

洗為羽霽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

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

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

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
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
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郊氏曰此三者詩
皆禘大祭也

雖禘太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太祖謂文王正義云毛於禘禘
其言不明惟闕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為秋禘則不為然則天
子亦有禘禘蓋亦如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也爾雅曰禘大祭即云禘又祭則禘
是宗廟之禘也禘大於四時小於禘然禮宜小者禘大者稀而禮宜言三年一禘
五年一禘者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其實禘禘自相距各五年
非於冬而禘少也春秋文二年大畜于大廟公羊曰大事者何禘也毀廟之主陳於
太祖夫毀之主皆升合食是合群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
于武宮左傳曰禘于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是禘大於禘也

高宗也祀當為禘高宗崩始合祭於契之廟也古者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
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祭一禘一
祀正義云鄭作魯禘禘志其略云魯宣公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閏二年五月而
吉禘閏二年春除喪夏四月則禘又却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議其速明當異歲
也魯閏公二年秋八月薨傳二年除喪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再祭祭六年
禘故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致夫人自有禮因禘而致哀姜故議焉
魯僖公文十二年薨文二年秋八月禘經言八月丁卯大率于太廟路德公魯又
年八月春禘是禘三年除喪而禘明年春禘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有事於
大廟仲長發大禘也大禘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是也正義去工肅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

禮記王制曰天子禘於禘禘禘嘗禘烝天子諸侯之禮
君之主不禘禘

禘禘一禘一禘嘗禘烝禘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

者禘祭於祖為無主耳又曰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

主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明堂位曰季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郊祀諸侯及其大祖大夫
天子諸侯

士有大事以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學記曰未卜禘

不視學游其志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

也鄭氏禘禘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

其座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武以下穆
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
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
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北面以次亦繼而東
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
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
王尸一昭尸共一
逸禮稱二一者據文武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
其大祖廟三尸也故去獻昭尸如穆尸之禮

其五齊自體齊而下四齊而已無三齊酒亦三酒所陳
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
降神之樂
大同樂大黃鐘為宮以下等樂去若九亦人鬼可得而升矣
鄭氏云人鬼謂后稷也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王然後

合樂而祭焉
則不據文武也

其裸罇用鷄彝鳥彝
司罇彝去春祠夏為裸
用鷄彝鳥彝以禘在夏

故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罇其迎尸出在堂之時
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如室中之左右也

穆以下昭穆昭西面穆東面文武以下穆
王在西東面武王以下昭主在東西面也

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

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
凡祭之禮其明行裸謂之晨禘
繼以執事次乃饋饗以下是則

每廟各行此禮以其孔須難可
以一日而畢又每朝踐之義

繹祭則同一日馬融王肅皆云

禘大禘八鄭玄注二禮以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

祭二名禮無差降杜預曰逸禮記禘于太廟之禮云毀

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禘小於禘也禘則備五齊三

酒禘唯四齊三酒禘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

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後漢光武建安二十六年

詔問張純禘禘之禮不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一禘毀

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中始行禘禮父

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在坐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
注曰始

祖東面父南面故曰昭昭明
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

禘之為言諦也是審諦之義以夏

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高廟為常後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蔡毀廟主而已謂之禘祭大東面惠文武元四帝為昭景宣二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禘祭時不祭也表准曰禘及壇墀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禘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禘也然則禘大而禘小謂禘為禘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禘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禘十四年禘凡閏舍二則十年四禘與禮五年再禘其義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禘及壇墀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天子三年喪於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

徐邈議禮五年再禘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禘也大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三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禘三時皆禘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云五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至五月至五月至五月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大廟則今之六月邈荅曰五年再禘象閏無取二年喪也禘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禘服終無常故禘隨所遇唯春不禘故曰特禘非禘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况禘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禘祀唐陸淳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群廟之主為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可知也鄭氏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

圓立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
為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來世不
絕祭者有四種爾非閔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
之爾何閔圓立哉若實圓立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
處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之靈威仰也此何妖妄
之甚此文出自識緯始於漢袁平問偽書也故相譚
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氏述之通於五經
其為誣蠹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荅
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
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仲尼燕居云明郊社其義也郊禘
禮與嘗諸侯所自有禮者見春秋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
書嘗社以為郊與禘同遂妄意言耳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為
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亦禮周公廟有八月以其

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

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為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

月為之禮記云孟獻子曰五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今備引諸經

書之文證之于左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禮其不當言又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禮其非時之禘又左氏

云丞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晉人以寡

君之未禘祀時未終又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禮運云魯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襄矣魯郊多失時又於郊特牲曰春

禘而秋嘗鄭注禘當為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

於大廟夏之祭義曰春禘秋嘗祭統曰春禘夏禘鄭

尼燕居云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

已王制云春禘夏禘鄭云商又云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

云夏商又曰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仲

時禮也又云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

則不烝烝則不禘鄭云虞夏諸侯歲朝廢一時祭也詩周頌序云雖禘大祖

也鄭云禘大於時祭而小於禘又商頌云長發大禘也爾雅云禘大祭也

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國語曰禘郊

之牛角繭栗問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答曰此謂

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

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于立莊公以為

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皆妄引禘文

而說祭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

其故何也答曰禮記諸篇或孔門後末流弟子所撰或

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漢初以金購遺書故皆約春

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若非未流弟子及漢初儒者

著不應差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閏二年五月吉禘工

不如此也所以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共會禮可

見也而鄭立不達其意故注郊特牲云禘當為初祭義

與郊特牲同鄭遂不注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

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

也何得云夏殷禮哉遂都不注鄭又見吉禘于莊公禘

小於禘見毛詩儒者通之云三年哀畢小禘于禰五年大

禘自此便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若禘不迎群廟之主何

請之大若迎群廟之主何得於禰廟迎之又曾子問篇

中何得不序引下文垂繆之甚也且春秋宣八年公羊云

大事禘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陳者明素皆藏於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升者明自為本禮記曾子問篇

云禘祭于大廟祝迎四廟之主明毀廟之主皆素又云非禘

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義與公並無說禘為殷祭處則

禘不為殷祭明矣辨重大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

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
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
本魯禮也不合施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
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
見矣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
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此夫子為大夫時當殮祭而往助
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
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大懼慢故夫子退
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
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
皆知可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以隱其
前言非斥之意耳注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
尊卑序昭穆為躋僖公故惡之且禘祭之時禮記先陳

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
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裸然後設位乎先儒不
達經意相訟致誤皆此類也或難曰夫子所贊非為逆祀別致虧祀與否夫
何不書乎答曰春秋所紀祭祀皆夫

時及非常變故乃云爾至於解慢虧失又言如何書乎若
如此細故盡善則春秋一年經當數萬言不當如此簡也述祭統者不達

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天下其如指諸
掌乎此不達聖人掩君惡之意遂云爾假令達於祭祀
亦儀表中一事爾若別無理化之德何能治天下乎此
並即文為說不能遠觀天指致此弊耳問者曰王制所
云初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信如鄭說
乎答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
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
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當在
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又去夏初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為大祭而時祭闕時義甚明著也答曰禮篇之中夏初秋嘗冬烝庸淺鄙妄此篇為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一用之又云君曰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未嘗相變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詩頌則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禘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禘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恠也問曰禘若非圓丘國語云郊禘之牛角繭栗何也答曰凡禘皆及五帝五帝大皞等是也以其功高歷代北於四郊以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祀稷牛角繭栗則大皞之牛不得不爾何足疑哉儒者以禘禘俱大祭禘則於心廟列群宮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

已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各以昭穆分集於文武

予謂凡太廟之有禘祭象生有兼食之

義列昭穆則齒尊卑之義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集之有何理哉又五經中何得無似是之說言不獨無明文亦無疑以之說若信

有此禮五廟七廟有虛主其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已上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禘之異強生此義又何恠哉周

禮大宗伯以肆裸獻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司尊彘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夫肆裸獻饋食在時享之上追

享朝享間於時享之間則追享禘也禘以肆裸獻為主猶生之有饗也朝享禘也禘以饋食為主猶生之有食

也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禘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為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

自此五年而再殷祭三年一禘又二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禮緯曰考之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

羊曰大事者何禘也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則僖公之喪畢於文二年二月八月喪未畢而禘且

躋僖公焉非禮也故書大事躋僖公以譏之先儒曰禘而後禘僖公以十二年

月所也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公羊曰言吉者未可吉也

穀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則莊公之喪畢

於閔二年而禘必踰年二年而禘非禮也故書吉禘于

莊公以譏之此喪除而禘禮記曰禘於廟而後禘踰年

而禘之證也禮記曰未卜禘不視學左傳稱晉人曰寡

君之未禘祀此皆喪除踰年之禘也故僖二年除閔之

喪八年秋禘于太廟宣二年除文之喪八年夏有事于

太廟均八年也其去喪除踰年之禘適五年耳則有事

為禘可知此三年而禘之證也鄭康成曰魯禮三年喪

畢禘于其廟然後禘於太廟明年

畢之禘明年之禘固合春秋之義其言禘于其廟又禘

于群廟是不知魯之失禮而惑之也左氏曰禘于僖宮武宮襄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表儀禮曰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諸侯及

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

其大祖大夫有事省於其君而禘及其高祖是學士大

夫知尊祖而已有時祭而無禘諸侯及其大祖而已有

禘而無禘大夫有事省於其君然後有禘則周公有大

勳勞省於成王然後有禘故禮記曰以禘禮祀周公於

大廟則禘可施於群廟哉春秋書吉禘于莊公不特譏

吉禘也兼譏禘于莊公也晉之有禘蓋亦借耳先王制

禮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禘象閏五

年之禘象再閏而禮數者小禘者大小者祭及近大者

追及遠此孔融王肅所以皆言禘大禘小也康成以配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非祀天而文在郊上者以其
祖之充遠故也祖宗非皆祀明堂而文在郊下者以其
祖有功宗有德而廟不遷故也虞夏商以質而親親故
郊其近而祖其遠與高陽之猶子孫高陽之子其契之六世孫周以文而尊尊故郊
其遠而祖其近鄭康成謂虞夏宜郊高陽商宜郊契其
說非也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高陽郊堯而
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高陽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
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幕舜后虞思也能帥高陽者也有虞氏報焉杼杼少康之子能帥
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契后八世孫能帥契者也商人報
焉高圉高國大稷十世孫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
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其言虞氏郊宗異於祭法者
賈氏曰虞氏之后在夏商為二王亦有郊禘祖宗之體

是也由此推之國語言商人禘舜亦異於祭法者蓋宋
禮與康成禘禘志曰禘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三酒禘
用六代之樂禘以四代賈公彥曰禘十有二獻禘九獻
然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司樂以
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乃奏無
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而無禘禘隆殺之辨掌客
諸侯長猶且十有再獻則禘先王不容九獻而已彼蓋
溺於禘大禘小之說然也國語曰郊禘之牛不過鬴粟
又曰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有全齊又曰天子親春
郊禘之盛是禘之禮與郊同而其義則孔子以治天下
如指諸掌則祭其有大於此乎爾雅曰禘大祭也則禘
為廟祭之大者明矣或曰以春秋有事為禘而公羊穀
梁以大事于太廟為禘則禘非大於禘矣又曾子問王

制皆以言禘而不該禘則於非小於禘矣其故何也春
秋言大事所以甚逆祀之非言有事則本下事而已則
有事不必非大事也曾子問兼諸侯而言之故舉禘而
已王制之言禘非三年之禘也

禮書卷第七十一終

德